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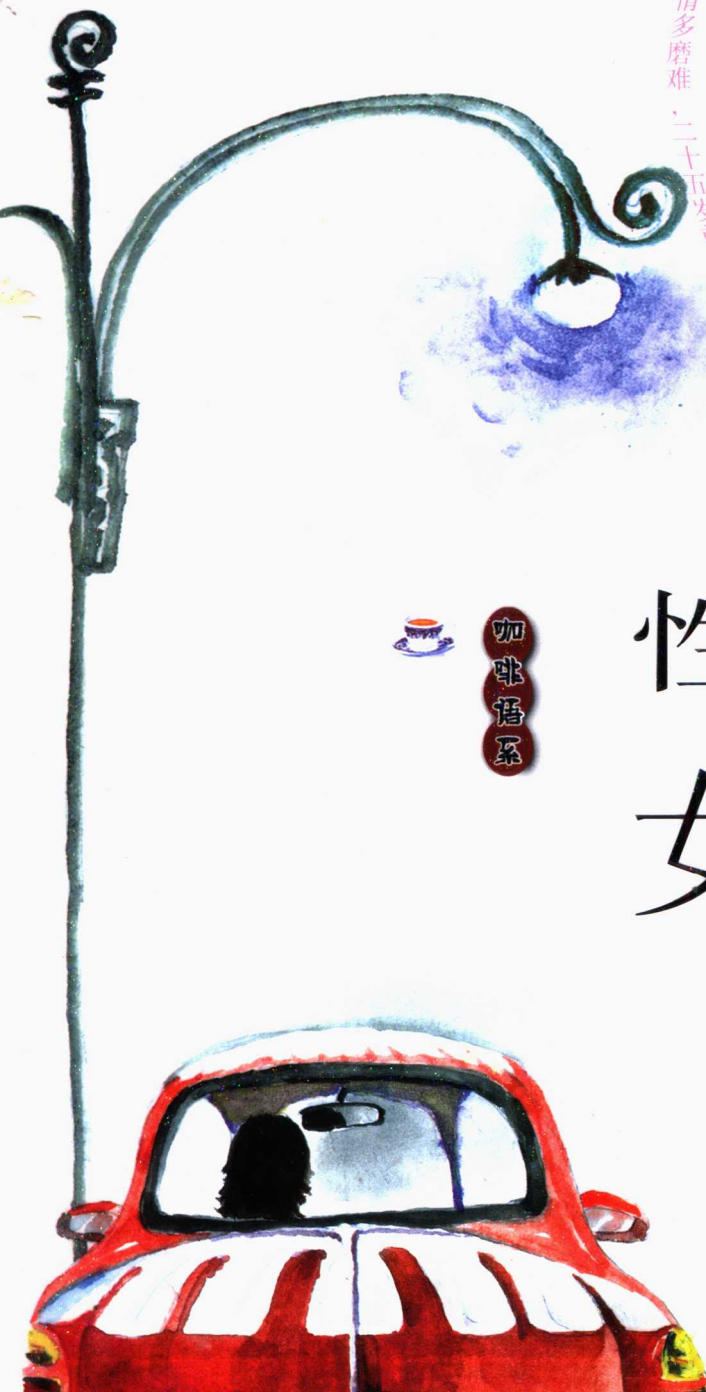
从前，我从桃源路的旺铺一带经过，擦着一面墙拐弯，女席地而坐，膝盖顶着腋窝，后背贴着墙根，菜色的脸怡然悠然，她的跟前摊着一张硬的纸板，棱角支离突兀，上书两个拳头大小的黑墨字——看相，字迹工整，字一张，我将手展平递出，她把住细细端详，之后抬起密布玄机的脸，说，你一生富贵，体感，你感情多磨难，二十五岁前结婚，三十岁前离婚。

性情女子

阿芳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咖啡语录



燕子我要做一只鸟。我望着他，眼睛亮晶晶的。还不能做成麻雀，要做擅飞的，老鹰或燕子，一召唤就飞过来了。

握过我的颈，在我额上轻轻一吻，放开，看着我的花裙子说，做一只蝴蝶吧，翩翩飞来。的声音如此温柔，像一只功能上乘的熨斗，熨平了我所有的伏褶皱。

蝴蝶不好，化蝶是一出悲剧。我认真地说。只有现世无法成真，才会寄望化蝶。

情子 性女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加
密
章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性情女子/刘阿芳著, —兰州: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05.1

ISBN 7-80587-726-2

I.性… II.刘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1267.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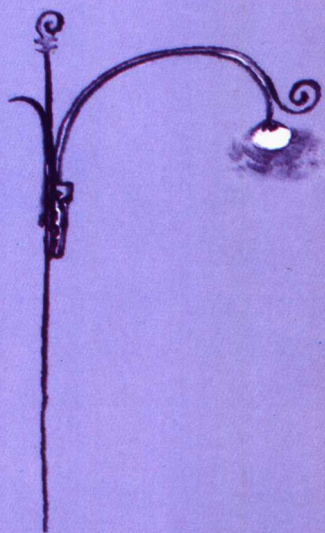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2267 号

书 名 性情女子

作 者	刘阿芳 著	
责任编辑	胡巧艳	E-mail:hqy816@126.com
封面设计	柳中飞	
出版发行	敦煌文艺出版社(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)	
网 址	www.dhwycbs.com	E-mail:gy@dhwycbs.com
印 刷	平凉红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	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	1/32
印 张	7.25	插页 2
字 数	140 千字	
版 次	2005 年 1 月第 1 版	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5,000	
书 号	ISBN 7-80587-726-2	
定 价	13.50 元	

(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几年前，我从桃源路的旺铺一带经过，擦着一面墙拐弯，脚步倏然受阻——一个邋遢的中年妇女席地而坐，膝盖顶着腋窝，后背贴着墙根，菜色的脸怡然悠然。她的跟前摊着一张发黄的硬纸板，棱角支离突兀，上书两个拳头大小的黑墨字——看相。字迹工整，字体幼稚。我将手展平递出，她把住细细端详，之后抬起密布玄机的脸，说，你一生富贵，不愁吃穿。你感情多磨难，二十五岁前结婚，三十岁前离婚。



我姓沈，名安琪。

安琪是Angel的音译，但我不是天使。

我今年二十七岁，是一个保养得当以至芳华犹存的少妇。我有三年婚史。当然，目前我的婚姻尚在存续。名义上我是一个自由撰稿人，实际上我全年的稿费仅够维持家里的碘盐消费。我先生邵峰长驻境外，为贪图享受的我疲于奔命。

目前我尚未生育，原因不详。因为先生长年在海外，我住回娘家。结婚享受未婚待遇。我和那些出阁后又因离婚而寄居娘家的女子们不一样，我住得很自在，地位相当于户主。这大约和我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嫂子有关。

我们一家十年前移居深圳。那时我正以背水一战的姿态温书备战高考。家兄已是事业有成的小老板，一举策划了全家的南迁——我母亲患有严重的风湿痛，被南方温热的气候说服。

沈阳阳是我四岁的小侄子。健康、帅气，游刃有余地应付着幼儿园的功课。他对电视节目的接受



及模仿能力之强，常令我们产生天赋异秉的错觉。他虽没吃过一口母乳，未曾享受过一天生身母亲的抚爱，但出落得一表人才。这里头我自然也是功不可没。

沈阳阳的母亲，也就是我曾经的嫂子，并非死于车祸或者难产一类事故。她是我母亲诅咒的对象，我哥哥言谈免涉的雷区。这样你大约可以猜出个大概。她在孕产期间移情别恋，分娩一结束，便举着爱情的牌子冲出城外。

事发后，全家只有我率先对她作出谅解。如今，我是全家惟一个可以与她通上话的人。她在西部一所边远的城市任教，是高校里的英语讲师。想当初，我老哥对她口吐洋文的模样倾慕不已，忍着锥心的相思也要送她去深造，结果收场惨淡。她再次回来，不过是婚姻的产物托孤，粉嫩的婴儿也拴不住她渐行渐远的心。她决意追寻爱情。

我生活闲散，于不知不觉中虚掷着青春年华。有时会端详镜子中的脸，发觉有病态的苍白。眼神空洞、寥落，无故悲伤。

抽烟，不过是仰慕那样的一个姿势。咖啡，却是真正地上了瘾，一时不能或缺。飙车，在通往机场的高速公路上，想象着自己在逃亡。

关于我的婚姻，我找不出它的破绽，然而现在，我常常抓握着邵峰从另一个国度打来的越洋电话发呆，只回答不提问，最后声音萎靡地说声，那我挂了。



最近，我越来越怀疑，我要步我嫂子的后尘。

温怀谷，是的，温怀谷，他越来越频繁地打扰着我的梦境。有时半夜醒来，我也会去开邮箱，看看有没有他的片言只语。结果注定只会是失望。情理之中。虽然也互换过名片，然而那么嘈杂的一场聚会，凭什么他要单独记住我？给他发过短信，一则高雅而逗人发笑的幽默，他回了两个字——呵呵。我一整晚都抱着手机，看那两个字。

有些爱是有理由的，有些爱是没有理由的。见到一个人，怦然心动，从此不能忘却，亘久缠绕心头。《神雕侠侣》里的杨过，有人谓之曰一见误终身。我反复思揣着温怀谷之于我的影响，不敢轻言一生，却至少造成了我对眼下生活的懈怠。

抽烟，饮酒，在雾气和微薰中，想象着他温情的眼，温情款款的注视。

我轻易就说服了母亲和哥哥，我要去上海读书。我说我将来有可能跟随邵峰外派，想去进修一下口语。走前，我点燃我母亲用来点檀香的打火机，焚了温怀谷的名片。无望的东西注定无望，而生活，生命不息，生活就必须以常态推进。

寒假，从上海回到深圳，学业上不敢枉称有成，心境却是开阔不少。零星地约了那些半生不熟的朋友拼成饭局，热闹一阵就散。也能写一点稿子，为一篇稿子可以反复地请客，当然不是请编辑，而是请那一帮挣扎在贫困线上写作的兄弟姐妹。也就是聚众火锅，实惠又热闹，又在冬季。南方的冬季也



流行火锅，我吃的不多，往往会一边喝着茶一边忠贞地等着埋单。

向主编打电话给我，说要请我吃饭。

向主编是一个于我有知遇之恩的资深编辑。当然，毋庸讳言，我的年轻和姿容也是构成他对我青眼有加的因素之一。我不介意这一点。他明白我是他染指不了的猎物之后，识相地将我归为他的红颜知己，无所避讳地侃谈他的艳遇以及既往情史。我乐意他这样给我定位。

我们在电话里讲定了要去的饭店，他最后补充，他还会带一名神秘的客人赴约，提醒我不要爱上人家。我在电话里放肆地笑，卖乖地说，向老师这样的人中豪杰我尚能够坐怀不乱，还有谁惹我上眼啊？

呵呵呵。我的话听在他耳朵里很受用，他老大开怀，笑声相当爽朗。笑完，他还是说了一句，那可不一定喔。

当然，我并不知道，那个神秘的客人就是温怀谷。当我尾随酒楼的服务生走进他们定在二楼的包间时，他们已先在座。向主编转过身来，举着他夹着烟的手为我们作介绍。

温怀谷，刚刚由英国留学归来，即将接任欧华集团公司总经理。

沈安琪，我们的作者，冰雪聪明的丫头。

我一时愣在那里，只觉得眼眶潮热，不明白刚刚抚平的心口，上帝他老人家缘何要在这个当口赐



我一锤？

我们以民主集中制的方式点定餐饮，菜很快就上齐，品尝过后，我们以简略的评语肯定了菜的味道，之后开始伴着进食猜谜。猜的都是些构思十分精巧的谜题。比如温怀谷出的，谜面是一片青草地，打一花名——没花，即梅花；然后说这片青草地上来了一只羊，打一水果名，就是草莓（草没）；然后再说来了一只狼，还是打水果，答案是杨梅（羊没）或杨桃（羊逃）。过了第一关，后面的也就迎刃而解了。

饭后，我们去了向主编信赖的一家洗拿中心做脚底按摩。过程中，温怀谷坦率地承认自己有脚气，我们就脚气的治疗与预防展开对话，相谈甚欢。

温怀谷送我回家。避开了向主编，我开始直奔主题。

你真的不记得我了？我问，借机认真地看他。

他笑了笑，表情里甚觉抱歉。也许……见过，我的记忆……不是很好。

我自嘲地一笑。也许是我太寻常了吧。可我记得我半年前见过你，在一次家电行业的系统聚会上。你那天穿着一条米色的休闲裤，一件蓝条纹的衬衣，也是单肩背着一只笔记本电脑包。我当时在一个朋友的引领下，还与你交换了名片。

半年前？温怀谷回忆地说，然后点头予以肯定，半年前我是回过一趟国，是为参加深圳举办的高新技术交流会。哦，他叹了一口气，仔细地打量我的眉眼。望着他努力追忆却看不出波澜的额角，我知道，



我所有的相思都是一厢情愿。蕴积已久的情感，以及骤然而至的失望一瞬间操纵了我，我的眼泪迅速地滑落入眼眶，像小溪一样在腮边流淌。

到了我的住所前，我打开车门，道一声再会，旋风一样地刮进楼道，没有给他讲一句话的机会。

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能说点什么。冲完凉出来收到一条温怀谷发来的短信。

你有什么错？难道记不住一个平庸的人也需要道歉？我回复他。

别这么说，我有时候会对周围的人事不太上心。上次回来也就是短短一周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公司开会，留给自己的私人时间很少，所以精神上也相对疲惫。他回复。

你能再出来吗？我们去喝杯咖啡？我还没有离开。他再发过来。

我不能出来。我回复他。我已经颜面扫地，不想让腰板也扫地。

你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。无论如何，我希望你快乐。我会记住你的。我走了。他回复。

我迅速地取过眼镜戴上，扑在北窗上看通往主道的路口。仿佛是他的车，黑色的，以缓慢的速度行驶，在红灯处停住，是警戒线内的最首一辆，像是不愿离去，在作着什么张望。如龙的车辆逶迤其后，直排到视线所不能覆盖的尽头。

霓虹闪烁，灯影迷蒙，街上有各色的路人在光影里走动，使这一切看上去更像一部电影里的过场。



我取出烟盒。空了。扔过一边。在眼前展开双手的十指，竭力地伸展，像致力开屏的孔雀：纤细，挺拔，指肚饱满，色泽红润。我决定找个时间去做美甲护理。

我主动约向主编吃饭，本意是要向他探得有关温怀谷的细枝末节。无功而返。那样老奸巨猾的一只狐狸，什么样的动机还不被他一眼洞穿？

我只是装作无所谓地问他，你凭什么断言我会爱上温、温什么的怀谷？

他当时正在切一块牛扒，然而立刻从牛扒上抬起视线，正视着我，研判写在他的脸上。

呵，我装作好笑地耸肩，一副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无事相。你看我有那么多情吗？我举着刀，奋力地在我点食的吉列猪扒上拉扯。

不好说。向主编不动声色地说。

哦？那真是可喜可贺。一般男人都误会我只爱他们的钱。我嬉皮笑脸地说。

我们都笑了起来。

不爱上他就最好了。不过，难道他不值得爱慕吗？英俊的外表，殷实的内涵，正是你这种寂寞红粉的杀手呵。

你介绍他给我认识，就是要让他来杀我吗？我质疑他。

嘿嘿，这我就知道了。我的本意不是如此，要演变成什么样就不是我能操控的了。向主编慢条



斯理地叉起根青菜送进口，不紧不慢地嚼咽。再说，我和他相识已久，他出国之前，也是我们的作者，还得过我们的奖，有机会你可以和他探讨探讨文学。

找你探讨不更好？你都当主编了，不是更有文化？我腆着脸，似乎只能如此掩饰。

重逢后，温怀谷成了我的心头之重，无论在哪儿，我都会不时地想起他来，对其他一切活动则掉以轻心。

春节过后，我本应该返沪上课，可我不愿前往，赖在深圳迟迟不动身。我母亲问，我就说考试是全国统一的，在深圳也可以参加考试。

潜意识里，我总是在期待着什么。手机，电脑，是我每时每刻关注着的资讯工具。我终于等来了温怀谷的短信，他约我为他们企业的杂志写一篇稿。

我发回短信问他写哪一类的。他回复我说要励志的千字文。我即刻动手，极尽能事地阳光灿烂了一把，草成小文一篇，电邮给他。他说很好，再言很快就会刊出来。

隔两日他就发来短信，说已刊出，约我去他办公室取样刊以及稿酬。我回复说先放着吧，暂时没空。

温怀谷发短信说，我请你吃饭。

我回复说不能接受邀请。

他问为什么？

我说没有为什么，有也应该是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我吃饭？

给你样刊和稿费呵。他回道。



寄给我。我回复说。

他没有跟我索要通信地址。

我自冰箱里取出一支听装可乐，坐回电脑前，眼睛盯着方屏，一边喝饮料一边转动罐身发呆。手机铃忽然响了起来，我拾过一看，血液仿佛要倒流。是温怀谷。对于直面他的声音，我感到既紧张兴奋又惶恐不安，仿佛是要我临场发挥登台演讲，生怕一个不慎讲错了去，或者声音控制不了地出现嘶哑。我按捺住自己，没有去接听。铃声响过几遍之后，又是嘀一声短信通报。按开阅读。

不接电话？他问。

我忽然涌起一股冲动。点开邮箱，指头在键盘上飞舞。

你明明知道你是如何地吸引着我，而你自己又是如何淡漠，何必还要作一些毫无意义的邀约？我不会与你见面，乃至听你电话，在我冲刷尽内心的残渣之前。

我点击了发送。取过手机，输入“你有一封新邮件”，发送给温怀谷。

我的邮件很快就收到回复。

我能感觉到我的存在似乎挑动了一些不安定因素。但我觉得你首先必须弄清楚自己付出的究竟是哪一类的情感。

我是个感性不足而理性有余的人，这可能造成我某些时候比较生硬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我的主观意愿是要我的朋友都能够尽可能地快乐，何况是你



这样清新而又灵气的年轻女孩，本就应该明媚，如沐春风。

温怀谷，我想，他运起笔来，竟然如此周正端庄，从容不迫，也果真是一个温和温暖的男人。我因他的文字，有欣喜，也有迷惘。他是一个良善之人，于我的搭理，不过是一种垂怜吧？同情你，所以敷衍。这是多伤自尊的一件事。我，绝对不要。

我哥哥从杭州出差回来，带回几盒精装特级龙井。向主编是好茶之人，我准备拿两盒向他进贡，感谢他对我的稿子从不打回票。

在约定的茶馆，我刚刚落座，就见温怀谷由正门进入，他也一眼望见了。

怎么会这么巧？我马上弹起来尖叫。

向主编呵呵呵地笑。什么巧啊？以为拍电影啊？我约他来的。

没有刻意，向主编看我一眼。通电话时我顺便告诉他美女安琪约我喝茶，他就说他也要参加。你为什么怕见到他？这可不是好兆头哦。向主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。

谁告诉你我怕见他了？我问。

温怀谷抢先回答。我告诉向老师的。我说安琪小姐架子大，请吃饭都不肯赏面。温怀谷说。

你，你……还说了什么？我高度警惕地问。

就这些了。温怀谷说，天地良心的样子。

你的杂志和你的稿费都给你带来，请验收。
温怀谷从随身的包里抽出一只大信封。



我抽出信封内的杂志，随手翻开。精装本啊。我说。翻到中间，倏然从内页滑出几张大钞。肯定是我的稿费了。我不动声色地收起来。混迹在自由撰稿人的队伍里这么久，哪可能看不出这是温怀谷处理过的数据？可我不想揭穿，不想将话题缠在这上面绕来绕去。我个人认为，那会是一个煞风景的话题。也许，他以为我生活贫困吧。

呈上给向主编的茶叶，小坐了片刻，我就提出先行告辞。

哎哎。向主编挥着手做了一个稍安勿躁的手势，示意我坐下。我们都还有事，也不准备久坐。让温总送你。他道。

尽管我说不用不用真的不用，可是容不得我推辞，温怀谷已经站起身来。

你看上去有一点疲惫。坐在温怀谷的车上，我认真地看他一眼，关切地说。

为了显得朝气一点，他抬双臂，扩胸。稍后道，刚刚接任这个位置，压力很大，很多秩序也都在破坏和重建之中。他不知何故颌了一下下颚，像在做出一个什么决定。

我们去哪里坐一坐行不行？他问。

好。我爽脆地回答。

他略微有些意外。随即迅速转方向盘。

有没有首选的地方？他问。

没有。你随意。我说。

他选择了跑长途。出了关，出了深圳，跑到邻



城一个洁净的小镇。他先带着我沿街转了一圈。他很熟悉路况，一边开车，一边为我作简要的讲解。

你常来这里？我问他。

我们集团准备在这里投资，已经在这里考察过多次。

我望着他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背景，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可以担当要职？

我也不能算很年轻了。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，不少名企的高层都才三十出头，甚至三十以内。我的位置也算不得什么，一个高级的打工者而已。如果你再问我为什么能当上高级的打工者，我的回答是，也许我比较实干。他很认真地说。出国之前，我也一直在欧华供职。

你很了不起。我由衷地说。

那是因为欧华在你心中有美誉度。他说。

欧华在深圳市民中反响都不错。我说。

嗯，总体来说是这样。他自己先笑了，补充道，总体这个词我不常用。

欧华看上去颇为风光，但其实利润是亏损的，内部存在诸多问题，管理也很混乱。我接手的第一个方案就是建立起管理层的监察机制，重新调整组织架构，这可能会给全公司都造成震荡。我自己，也可能在这场震荡之中面临许多意想不到的局面。

他看上去确实疲惫，但眼里有着近乎固执的坚定，这使他看上去分外性感。

我想吻你。我眼睛亮晶晶地盯着他。

